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第三回 三緘觀劇遇狐狸 七竅乘舟見毒龍

榮慶自三緘能言後，急欲聘一品學兼茂之人，以為館師，而驟不能得。韶光易逝，三緘年已十二矣。時逢春正，客來不速，詢其鄉貫，乃西省秀士，遭兵燹而流離在外者。榮慶見其溫文爾雅，吐屬不俗，遂約戚友子弟，師事其人於別墅。三緘性最聰敏，誦讀數載，文理精通。先生無不以大器期之。父母鐘愛甚深，不忍驟冀其成。在館月餘，必命家人呼歸，餌以美味。凡三緘所欲，靡不如意而予。

裡有古剎，名埋龍觀，每歲春耕，村人演劇敬神，祈求歲稔，曆數十載以為陳規。四月望日，是剎演劇，正值三緘歸家，父母恐其得聞外出閒遊，變遷心性，秘囑僕輩掩其演劇之談。

三緘在家數日，故未聞之。一日心忽不樂，呼春童小僕，偕彼遊園玩賞，以遣愁懷。春童聞呼，遂攜茶鏞，步履相隨。行至園中，極目望之，惟紅榴甚豔。三緘手舞足蹈，扳枝摘下數朵，意於持歸館內養之於瓶，心戀紅榴，留連不捨。春童曰：「公子何喜此花如是？」三緘曰：「紅榴開放，依天時而得地力，兼之鮮妍奪目，毫塵不染，吾故喜之。」春童曰：「僕聞女貌如花，設有女色當前，豔若紅榴，恐公子心中不捨更甚。」三緘曰：「榴花豔色，自天而生，豈有女子容顏豔逾花色？」春童曰：「殆有過之。」三緘曰：「是說吾未之信，爾烏得強辯如此。」春童畏而不語。

三緘見日西墜，亦倦游將歸，逕由紫荊樹下。春童攜鏞，忽觸花枝，鏗然作響，笑曰：「是鏞之聲，真無異埋龍剎之樂器。」三緘曰：「埋龍剎內樂器何來？」春童曰：「裡人祈年演劇，僕昨日命奉公公，專送禮儀到姑祖家下，轉至剎內觀覽片刻，是以知之。」三緘曰：「演劇者所演何事？」春童曰：「演古人之成敗興衰，象其形而舞之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待吾明日與爾往觀。」春童跪而稟曰：「演劇一事，公公切囑勿泄，公子聆僕言而欲往，僕必受答楚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吾不言爾所道，吾自知之，吾自往之，與爾何尤？」談談論論，已至堂前，父母早囑家人設膳以待。三緘食後，神倦而臥，父母亦歸寢所。

是夜月影微明，春童復游園內，見紅榴枝下，一白髮老叟手持竹杖，怒目言曰：「爾春童耶？」應之曰：「然。」老叟曰：「爾公公戒勿以演劇事聞之公子，爾何違命，盡吐其實？」春童曰：「一時失口耳。然吾家公子即觀劇一二日，何礙之有？」老叟曰：「吾與爾囑，公子觀劇，切不可許爾歸稟公公，須力阻之。他日大道成時，功亦不小。」春童曰：「爾為誰，其殆盜類乎？」老叟曰：「吾非盜類，久坐園中。」春童曰：「何昔未一見，而今始見之耶？」老叟不答，直向花臺趨去。追蹤而往，他無所見，惟花枝露滴，葉卷陰風而已。春童毛髮俱豎，急將柴扉掩卻，歸臥牀頭，心念老叟所言，愁思不斷，但輾轉設策，以阻公子觀劇之行。久則力倦神疲，沉沉入夢矣。

埋龍剎外有一古洞，深不可測。洞之左右林木茂密，往來樵子常於洞下息肩，每見洞中狐狸出入，而以為山深野曠多有此種，亦不畏之。殊不知此洞老狐能化人形，久有出塵之想，奈機緣未就，埋沒其間。四月中旬，老狐壽期，凡百餘里山精木怪，皆稱觴拜祝，宴罷而歸，獨一女狐欲去仍留者再。老狐詢曰：「爾何洞仙子，何眾皆去而獨遲遲其行耶？」女狐曰：「吾乃雲封洞老狐次女，小字榴姑，道積數百年，恨其異類長居，不能獸皮脫去。望榴姑垂憫，指點迷途，倘得功成，恩銘肺腑。」老狐曰：「爾求指示，爾亦知獸類成道，與人類成道進修雖別，及其成功則一乎？」榴女曰：「獸類進修，吾久知矣，而成道之說，則未嘗聞。敢祈榴姑明以教我。」老狐曰：「成道之說，人類在乎功深。煉得精氣神團團聚聚，堅如玉、潔如水，一旦出神，將四海九州，自不難一蹴而及。所以水不能溺，火不能焚，皆凝聚功深，乃能如是。至於異類成道，有自煉而成者，有竊人精以補己精而後成者。夫竊精成道，雖屬捷徑，究有害於人，此道斷不可行之。」言猶未已，榴女曰：「狐姑之言捷徑者，亦如人類之旁門異道而採戰食臭者乎？」老狐喜曰：「爾聰敏如斯，成道終有可望。」榴女亦喜已求道，頗得其妙於狐姑，乃拜謝指點之恩，乘風而返。

剛至五老山巔，見一隊女娘游於山半。榴女庸心細察，是非人間女眷，似亦同類而未出塵世者，因將妖風撤去，徐徐墜下，雜入隊中。諸女娘亦未驚覺，共登峰頂，息於松蔭。先一女娘倚松而眠，嬌容媚態，無殊西子，笑倚牀頭。群女至茲，皆拜跪於其前。拜已，松下女娘曰：「爾輩來從何自？」群女曰：「山半閒遊，採果屬而充饑耳。」女娘曰：「平日教爾輩苦煉道功，惰而不勤，故精氣散溢，口食之物不能禁之。吾不食果屬已十餘載，精神尤加健旺者，豈有他哉，氣足故也。如得一仙骨兒童配為夫婦，成吾大道，只在轉瞬。較諸爾輩，不相去什佰乎？」群女曰：「松姑何不一覓其人，以成仙品？」松姑曰：「吾游神默相，其人已得，所恨者常在學館不能驟奪之歸。」群女曰：「學館內諒無神祇管轄，奪之何難？」松姑曰：「彼師乃凌虛真人所化，道法極大，難與較量高低。如有隙可乘，妖風捲入吾洞，媚以色態，必盜其精以煉吾精，而仙境可登，紅塵可棄矣。」群女曰：「是人為誰？」松姑曰：「此地多妖，吾若漏泄，恐被先奪，而吾道難成。」群女曰：「松姑道高法熟，何妨言及，俾吾等一識其名。」松姑曰：「是人名喚三緘，其姓吾且秘之。」甫言至此，口呵青氣，直入雲霄。

松姑隨氣而升，移時已渺。榴女亦乘風歸洞，入面老母，備道松姑之言。老狐驚曰：「道君慮大道不明，欲闡其說，以除異道於天下，始造繡雲閣數十楹，為群仙他日居之。紫霞真人奉道君命，遍選弟子有能任此職者，投生人世，為闡道倡。門徒雖多，半皆根基淺陋，不能肩此巨任。獨虛無子歷世十八，皆為孝友，今劫玉樓有分，詔為仙真。惜煅煉未深，終不免紅塵一轉。群仙議定，下世仍如凡胎，以闡道旨，待道闡明，收入繡雲閣中，永不墮落。凡我同類，俱當保之護之，妖狐何敢盜其精而奪其人？吾欲將身隱於三緘宅前，以為左右護持，爾願去否？」榴女曰：「願。」於是母女乘風而至三緘之宅，留心保護，不敢疏虞。

松姑日在雲頭偷覘，欲得三緘為配，以成大道。忽值三緘謁彼父母，獨向埋龍觀觀劇遣愁。止止行行，遙聞一陣香風，似桂非桂。三緘訝曰：「是非秋也，桂胡為而噴香若是？豈山野之地，別有如桂而放此異香者乎？」正疑問，松姑已在雲頭，望見三緘仙風道骨，心甚不捨，遂呼小狐化作丫環，隨彼緩緩墜於三叉。三緘追香而至，見二幼女並坐道旁，媚態嬌容，古稱美人亦所不及。三緘暗想：「閨中少女亦樂觀劇，殊少家法，然瓜田李下，須避嫌疑。」急急轉身，斜向左行，松姑忙遣丫環阻其去路，托問姓氏於鄰家。三緘恐被人見，反生譏諷，若為父母所知，難免受責，置之不顧，低頭鼠竄，竟向埋龍剎內而來。其時梨園子弟正演《藍橋》一曲，觀劇者無不疊肩誇賞。

三緘自思有陰陽然後有男女，男乘天地之陽氣而有，女稟天地之陰氣而生，何梨園矯揉造作，以男為女，而變陰陽之妙，心甚非之，意欲出剎歸舍。剛出剎門，三叉路前之嬌女已至，瞥見三緘，笑容可掬，曰：「公子觀劇未終，何歸之早？」三緘不答，默向坦途急走，松姑亦隨後急行。

行未數程，將近三緘宅舍，松姑口吹青氣，迷其歸路，三緘繞向南去。松姑捏定手訣，妖風震動，竟將三緘捲入洞中。

榴女見得青氣旋繞，知有狐怪半空遊行，亦起妖風游於空際。

俯視良久，知松姑肆虐，將三緘迷負歸洞，忙稟老母，同至松姑洞前，婉言以諭曰：「大道之成，成於功深，壁面九年，河渡一葉，原有自然功效。若利己損人，即道能成，終非至道；況三緘命奉上天，仔肩闡道之任，爾如毒之，豈能爾容？不如同心保護，弗使山妖水怪毒其身軀，俟大道闡明，爾我功亦不小。」松姑怒目詈曰：「爾未先得三緘，其心不服，因假托是說以誑吾耶？吾心豈爾輩所能轉乎？」榴女母女知松姑急於成道，難醒以言詞，忿入洞中奪取三緘。松姑持劍相鬥，榴女與母執戟同攻，一時大起狂風，林木摧折。酣戰良久，松姑力怯，手訣向南一指，群妖共至。榴女母女見彼爪牙甚眾，敗出洞外數十餘里。

榴女息定，謂其母曰：「松姑如此猖獗，將何妙策以救三緘？」老母遲遲言曰：「凌虛真人化身為三緘師，試往告之，看彼以為何若。」言已，乘風急返，墜於館前。無如館外毫光直射雲表，身不敢近，欲訴無從。久之，榴女曰：「兒聞李翁園內社令尊神，設自上天以保三緘者，吾母女胡不向彼告之乎？」母曰：「然。」遂同至園，告之杜令。杜令聞說，當稟真人。真人曰：「此

係闡道者應受折磨，吾自有以處此。」杜令復將榴姑母女保護三緘事，一一言之。凌虛曰：「彼獸精也，能知衛道，頗有功德，他日大道闡明，亦屬道中之士。爾歸寄語，須宜急煉本根，以待其成焉。」杜令歸告母女，母女樂，同入本洞煉道不出。

三緘父母自失兒身，四處訪尋，渺無音信，不知不覺已三日矣。計無所出，只得遣僕告之館師。凌虛因圖慰之曰：「爾毋憂之，不久自返。」然日復一日，終是雁斷天邊影，月沉水底時。父母莫可如何，惟有朝夕悲啼，倚閭盼望而已。

時至四月下旬，忽聞雀噪庭前，犬吠門外，家僕出視，嘩然報入曰：「公子還矣。」三緘父母疾趨出視，果見一子，年齒與子相似，而舉止亦如之。父母喜出望外，以為子也，近視則非。詢其為誰，其人曰：「吾族常氏，父號國用，沒已久矣。」詢其何名，其人曰：「小字七竅，孀母只吾一人，恐壯盛時壞此虛靈，故以七竅名之，呼吾名正以警吾心耳。」詢其為何至斯，七竅曰：「因自舅氏家歸，道途遼遠，腹中饑甚，特來翁府祈賜一餐。」三緘父母聞其所說，心甚憐憫，忙導之入，與以酒食。食已欲去，則大雨如注，遂宿於其家焉。三緘父母目見是子，心念伊兒，愈加悲痛，爰命僕婢重整盤餐以待之。適館師來家，見七竅而驚曰：「此吾徒姪虛心子也。彼亦投生塵世，虛無子又多一壞道人矣。」乃乘三緘父母之內，以手加其額而拍之，曰：「爾識吾否？」七竅茫然，惟雙目瑩瑩，呆視凌虛不置。凌虛笑曰：「爾何偷生塵世，欲壞人道，以泄己忿，不知已先自壞其道矣。自壞安在，即爾塵世投生，敗德喪心，仙根墮落，是即自壞也。爾如將泄忿之衷，易而為輔道之念，尚有進境，不然必殆。」七竅聆言，若有所思，然自凡胎一轉，中多隔膜，不及為仙時之虛靈不昧焉。凌虛指點數語，七竅未能了了，家僕已導入書齋安臥而去。三緘父母觸景傷情，泣向館師而求子歸之計。凌虛曰：「是不難，吾代爾子卜筮久矣。過此七日，自然歸來。」言已，仍歸館內。

次早晨餐後，七竅辭去。時交滿月，凌虛暗化一鷹，飛至松姑洞前，以觀動靜。殊不知洞深莫測，窺覘半日，毫無形影。

凌虛易鷹為鼠，直入洞中。見得三緘與松姑奕，片刻之際，松姑累負數子，笑曰：「郎君奕已習精，可無敵於人世。」三緘曰：「吾來爾洞，曆日久矣，意欲歸稟父母，然後擇其婚配，可乎？」松姑曰：「再遲三日，即導郎歸，但此三日內妾有遠行，郎毋出洞閒遊，恐為山妖攫去。」三緘諾。松姑囑罷，出洞速去。

三緘獨坐無聊，呼一小奴而詢曰：「爾松姑何往？」小奴曰：「南海。」三緘曰：「往彼何事？」小奴曰：「約與群仙子遊遊為樂耳。」左有青衣女娘，慎獨少言，志氣若超出群婢者。三緘謂小奴曰：「青衣女婢，彼何人哉？」小奴曰：「彼乃雪屏山洞仙長，松姑前日與戰七晝夜，擒獲歸來。自入洞中，雖任役使於松姑，原非彼志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且呼來，吾將詢之。」小奴即向青衣連聲呼曰：「蓮娘來，蓮娘來，公子欲有所詢焉。」蓮娘曰：「以闡道之身，墜於獸類，不思插翅，反與狐群共相笑談，其負天命甚矣，尚有何說向人告訴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吾非不欲逃出陷阱，奈引導無人耳。」蓮娘不復言，緩步近前，低聲謂曰：「爾暫入密室，吾將小狐迷卻，有言告君。」三緘入，蓮娘作法，小狐盡入夢中。於是蓮步輕移，度入密室，泣謂三緘曰：「吾習梨山正道已數百載，只冀掃盡妖狐，以開獸類仁心，以除人間大害。不意一時失察，墜落於此。

爾亦任肩闡道，後乎吾而墜斯者，可見正道當絕，而異道當興矣。松姑異道，狐也，心恨正道，先擒吾而及爾，天下正道孰能闡之？」言此大慟。三緘亦哭泣不止。蓮娘曰：「松姑此去，原非好意，彼久向虎頭山嶺，搬弄飛天雄虎來噬吾與爾焉。」三緘泣曰：「爾不思逃乎？」蓮娘曰：「吾固能逃，但弗利爾，吾不忍爾入虎口，故遲遲於此，乘隙與爾言之。」三緘聞而駭然，跪求援救。蓮娘曰：「松姑異道精通，兼有虎妖相助，吾能逃去，實不能救爾，如之奈何？」三緘曰：「吾與彼何仇，彼必以毒心加我？」蓮娘曰：「異道中人，原與正道不合。且彼欲盜爾精髓，以求速效，爾抵死不如意，是恨中添恨，仇外添仇，不碎爾屍，其心何滿？」三緘愈駭，牽衣號泣。蓮娘無奈，辟門而游。突見一線晶光，馥氣凝人，默會移時，知有仙真到此。轉入密室，謂三緘曰：「洞中仙子已臨，爾有生路，須念吾一番指示，方便數言。他日有成，或可為闡道之一助。」三緘喜甚，謂蓮娘曰：「仙真安在？」蓮娘曰：「爾被毒時，彼自爾救。」三緘於是靜坐以待，蓮娘左右弗離以衛之。

次日，洞外腥風大卷，松姑果偕一巨漢入洞，吼謂三緘曰：「爾為吾配，吾方爾容，倘仍推托如前，虎必噬爾。」三緘不允。巨漢化為虎形，直撲三緘。蓮娘掉身，化作鐵圍，以擋飛虎。松姑怒，手執鐵錘，重若泰山，向圍力擊。圍破，蓮娘無策。凌虛急急呵動道氣，滿洞金光，飛虎、松姑化為黑氣，奔出洞外。凌虛手持斬妖神劍，與之鬥於空際。二妖知不能敵，向西而遁。

凌虛轉回洞內，呼出三緘。三緘叩謝畢，稟及蓮娘，凌虛繪一靈符，與彼吞之，以助法力。蓮娘辭去，凌虛亦渺，三緘望空拜謝。尋途歸里，父母欣喜不盡，仍命從師館內，禁不外出。

七竅自離三緘府宅，行至中途，忽被狂風將身吹至天半，約有數刻，始落平原。詢其家鄉，已隔數百里，然歸路必由水道，方能便捷。他日行至演水，浪巨不息。眾舟人曰：「殆矣，此江毒龍，每歲一出，必攫人數百，以肆鯨吞。今日浪巨如斯，正彼肆虐時也。」七竅聞之駭，犬臥艙中。無何，舟翻數十隻，呼救者悲聲不斷，慘切堪憐。紫霞真人閒遊天外，見之弗忍，因自歎曰：「江淮有此毒龍，則水必揚波，人心有此毒龍，則道無所就。吾恨已久，誓必除之。」當即按下雲頭，持劍向空擲之。劍入江內，將毒龍斬首，波浪遂平。演水舟人救活無算，焚香拜謝，陳祭牲酒者，實繁有徒。七竅得以生還，歸程緩緩。

途遇一道，皤然老矣，見七竅而語之曰：「公子觀書，須與三緘同師，方能入道。」言罷飄然竟去。七竅歸，遍訪三緘，未知相聚同堂在於何日。